

今天我进宫了吗？

据说皇上肯去后宫雨露均沾，都是盛虞澜劝谏的结果。

我就纳闷了，你们这些正常人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？

山路十八弯吗？

还是五香螺蛳转？

这是怎么转啊转的，就想到了阔别多年，一见面，先劝你心上人和别人去生娃的呢？

还一生生了仨。

这是正常人干的事？

我作为一个变态，我都觉得这不正常！

难道她的良心不会痛吗？

显然她不会。

但我会！

我虽然一向心理素质很好很强大，可她要这么一直劝皇上生下去，我得疯。

幸好没过多久，她死了。

但我不确定她是不是我杀的。

因为我爹也派了人去杀她，还派了很多，因为她率领疆夷的军队影响了我爹独揽兵权。

之后除了心头大患的我爹，终于想起来他一直没嫁出去的老闺女了。

这是我爹人生第一次为我发愁，还挺像那么回事。

就在我有一点点感动的时候，我爹说：「把你嫁谁就是坑了谁，你自己选一个坑罢。」

哦，原来是为别人愁。

我很想问他，你听听你这说的是人话吗？

但我不敢。

我不止不敢，我还十分狗腿子地回答了他的问题，我说我喜欢皇上很久了。

我爹说：「行！」

我就知道堂兄妹不婚的规矩，在他眼里只是小意思，跟他和我娘的亲姐弟比，还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然后他就去逼皇上写立后诏书了。

但皇上压根不鸟他。

准确地说，皇上现在谁都不鸟。

他正在为盛虞澜的死伤透了心，程度比我爹知道我哥死的时候还有过之无不及。

因为他一直不吃不喝不眠不休，他差点就变成了先皇。

但是我还没有怀崽，所以我不能让他变成先皇。

于是我让人把盛虞澜十岁的女儿送到了他的面前，他一直把她当亲崽疼，他知道，如果他死了，她指定也没法在我爹的手中活下来。

所以他开始吃东西，虽然一边吃一边吐，但至少也是吃了。

然后他下了旨，将盛虞澜以国丧之礼下葬，全国守丧三年，禁礼乐、禁婚姻嫁娶。

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他在大婚。

行吧，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，还差这三年吗？

事实证明，真的就差这三年！

三年之后，我被从准皇后的位子上挤了下来。

替代我的，就是盛虞澜刚过及笄之年的闺女百里牧云。

当然皇上娶那小姑娘，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啥特殊癖好，而是因为我爹的特殊癖好。

我爹向来在意兵权，虽然他解决了盛虞澜，但是他并没拿到她的兵符，所以我爹一直怀疑军符在百里牧云的手里。

于是当我侄子表示他喜欢百里牧云，想娶她的时候，我爹立刻就同意了。

然后他又去逼皇上写诏书了，这次是赐婚诏书。

但是在他入宫之前，圣旨先下达了，聘百里牧云为中宫皇后，封我为淑妃。

淑个 p 呀！

老娘『输』得还不够吗？还非得在头衔上顶一个？

我很气，非常气！

当然内心并没有表面那么气，毕竟我什么气都受过，这都是小意思，尽在掌握。

不过我还是去找了皇上，倒不是兴师问罪，而是想最大化一下我的利益，封号必须换，影响气运很严肃的！

但是我先遇见了她，那个替代我后位的百里牧云。

我看得出来，她和其他的小姑娘不一样。

她有不符合她年纪的成熟与稳重。

我就只好有不符合我岁数的嚣张与放肆。

我将宫里闹了个天翻地覆，既是给了她一个下马威，又奠定了宫里新的风向。

要不她也隐忍，我也隐忍，后宫一片祥和，我怎么浑水摸鱼？怎么兴风作浪？怎么拓展势力？

于是我的人设，就从白莲花变成了霸王花，目的就是盛气凌人的愚蠢，隐藏我聪明绝顶的才智和狼子野心。

但我爹对我从一个傻白甜，长成了一个嚣张跋扈的傻白甜，表示非常满意，他觉得这才是他女儿该有的样子。

我觉得他这思路很迷，他就不怕我嚣张过头，被人打死？

显然他不怕，毕竟他不亲手打死我，就已经是我佛慈悲。

很快到了我进宫的日子，这个时候皇上已经有了五个娃了，却没有一个是我的。

我太难了。

我觉得如果太后不叫太后，叫太难，我指定能拔得头筹。

实话实说，我自己都被我的坚持感动了。

显然被感动到的还不止我一个。

进宫之前，傅丞相单独见了，一脸的欲言又止。

他这些年着实待我不错，即便我长大了，他对我的喜欢也没有改变分毫，甚至还一心为我着想，总劝我放弃当太后的想法，找个好人家。

我一般都会温柔地劝他说人话。

虽然我们意见略有不同，但我依旧对他很放心，他说他永远都是我的底牌，我信。

于是我决定给他点甜头，我示意他坐下来与我齐高，倾身地攀住他的肩膀，温热的吐息在他耳边：「丞相是我最敬重的男子，我会永远把丞相放在心里。」

他的身体猛地僵住，我佯装不觉地松开了手，柔软唇瓣仿若无意轻扫过他的耳廓，他骤然抖了一下，差点跪在了我脚边，压抑地喘息半晌，眼睛都变成了赤色。

我伸出手，将柔软的指尖轻轻触在他的脸颊，虽是居高临下，却是目光孺慕，笑容一派无邪：「丞相，会保护我吧？」

他眸色骤深，突地翻手死死攥着我的手，拧眉半晌，目色隐忍而痛苦，一字一句多郑重：「臣，愿为小姐效犬马之劳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」

我微微弯唇，不急，你会死的，不过不是现在。

谁让你一个变态，还发展出了真爱？

你看我也是变态，但我就很有变态的操守，我除了自己谁都不爱，我还很坏。

但我愿意相信傅丞相是爱我的，因为我入宫之后，我爹就没再留意过我，比以前还不上心。

反倒是傅丞相，生怕我在宫里受一点委屈，源源不断地送来金银财宝，让我打点上下，收买人心。

和我爹比起来，他倒更像父亲，掏心掏肺掏口袋，不可谓不尽心。

我进宫之后，就专注于两件事情，打压小皇后和怀崽。

小皇后吧，她实在是太能忍了，我都骑到她头上凌波微步了，她给我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总是用一种看傻子的深情目光看着我，害的宫中奴婢都以为她对我有意思。

拳头打在棉花上，不难受，但是拳头老打在棉花上，就很憋屈了。

于是我转移了阵地，把注意力放在了皇上身上。

要说这个皇上，他真不是个东西，盛虞澜死后，他压根就不踏足后宫，还好意思把小皇后娶进宫让人守活寡。

当然，他要是不让小皇后守活寡，就更不是东西了。

反正他怎么都不是个东西！

但是我得给这个不是东西的东西生个小东西。

所以得想办法跟他睡一觉，比如春药。

我承认这个方法很老套。

可奏效啊！

但皇上显然还记得第一次被药的事情，对我防范得很紧，不说在我宫里过夜，他来都不来我这。

那便只能我主动去找他了，我假装一副悔不当初的样子，痛哭流涕地嘤嘤嘤，我说我当年不懂事，只是因为太爱他才给他下药，害他宠幸了的那么丑的宫女。

噢对，忘记说了，春花死了，她的大皇子被养到了小皇后的宫里，这也是我现在着急的原因，我怕他子以母贵，一步登天。

那我的天可就塌了！

皇上没听完我的哭诉，额头上的青筋就一跳一跳的，我觉得我大概是有些弄巧成拙了。

但我想想又觉得没事，正好巩固一下我在他心中愚蠢无脑的人设，没准还能让他少提防我些。

但是很显然我又天真了，皇上虽然觉得我蠢，但是他被我爹毒害多年，防备心堪比金刚钻，专治我这不专业的瓷器活。

听说他在我走后，还命人煮了好几碗避子汤喝下，仿佛我是一个行走的春药精，打个照面就能催情似的。

鉴于他的行为有点智障，所以我也就没忍心告诉他，避子汤压根儿没用，当年我娘没少喝，不照样有了我和我哥。

说到我哥，我就又想到了我那缺心眼的爹。

我爹一心想让我侄子当皇帝，但是他也不想想，就我侄子那个智障，能胜任得了一国之君吗？

虽然现在的一国之君也有点儿智障，但并不是智障都能当一国之君，毕竟皇上的智障和我侄子的智障，不是一种智障。

皇上只是偶尔智障。

但我侄子是真的智障。

我说他真的智障，真的不是在骂他，而是他年少烧坏了脑子，一直痴痴傻傻，这也就是为什么皇上宁愿小皇后进宫当摆设，也不想她嫁给我侄子。

至于为什么皇上非得自己娶，而不是给小皇后找个好婆家，因为慑于我爹的淫威，除了他，压根没别人敢娶。

但是显然在皇位这件事上，我爹再一次发挥了他异想天开的才能，他自己不想当亡国之君，但想让他孙子当。

真愁人。

不过好消息是，经过一番精密的筹划，我终于成功地给皇上下了药。

坏消息是，这个药，它没起效。

因为我忘了一个事儿，这药我屯了太久，它过期了！

是我大意了！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